

香港

卧龍生著

雙鳳旗

第三册

敦煌文藝出版社



雙鳳旗

(香港) 卧龙生著

(全书 1 — 6 册)

第三册

二十一

门内缓气洋溢，和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。

深入两三丈，白衣人突然一转折向上面行去。行道中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这时，群豪只能凭借着听觉，紧随在前面一人身后而行。

行约三十余步，突见明月透入，一阵寒风迎面吹来。

原来，又是一道大门，早已开启，大门两侧，仍有着两个佩刀守卫的黑衣大汉。

容哥儿走在最后，出了大门，见群豪一字排立，正停身山腰中一片绝壁之上。

拦在群豪身前的是一道及胸的白壁。

白衣人缓缓说道：“诸位凝目向下瞧看，就可见来敌身手了。”

容哥儿凝目向下看去，果见白雪地上，站着四条人影。

只不过相距过远，无法瞧清楚那四人的形貌。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如是在白画之间，定然可以瞧得十分清楚。

隐隐的呼喝之声，传了上来，山风中却无法分辨出说的什么？

片刻之后，忽见那四条黑影，开始迅快移动起来，似是闪避什么？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是了，这白衣老人，在雪地之中，设有埋伏，那四人避来闪去，定然是在躲避暗器了。

突然狂狂两声犬吠，那四个大汉，带来的两只猎犬，一齐倒地死去。

紧接着，那闪的黑影，也躺下了一个。

但闻那白衣人道：“四人中，已有一个中了暗器。”

语声甫落，又是两个黑影，倒了下去。

余下一个黑影，突然挺身跃起，似想逃走。

那知足落雪地，突然向下陷去。

白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四个人两只狗，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逃走，诸位请品尝一下老朽自制的佳酿如何？”转身折入洞中。

容哥儿跟在后面，一扯田文秀衣袖，轻声道：“此人的功力深奥莫测，在举投之间，便将人打败，我看……”

田文秀向容哥儿一使眼色，道：“静观其变，一切小心就是！”

容哥儿也不便多言，暗中伸手往怀中一摸至尊剑，随着人群走着。

斯时——洞中温暖，和洞外寒风凛冽大不相同。

群豪被带入一个山腹密洞之中，说道：“诸位请白坐吧。”

容哥儿暗道：室中黑暗如漆，别人怎知坐在何处？

忖思之间，瞥见火光连闪，室中高燃起两只火烛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这间石室，大约有两间房子大小，布设却十分古雅，四面石壁，用一层淡淡绿绫衬起，中间一张圆桌之上，铺着垫布。

只见那白衣人举起双手一拍，两个青衣童子走了进来，垂手而立，欠身候命。

容哥儿心道：这里住的人竟是不少，外面群山耸立，白雪茫茫，如非亲临其境，实非想到，在这白雪之下，山腹之中，有着这样一处隐密之地。住着如许多人。

但闻那白衣人道：“拿酒上来！”

两个青衣童子应了一声，退了出去。

片刻之后，两个青衣童子，已然各捧着两个大木盘行入室中。

竟是八盘佳肴，一壶好酒。

容哥儿望了田文秀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这里佳肴美酒，万事具备，山腹暖气，有如阳春三月，如非亲历亲见，说来也是难信。”田文秀微微一笑，却不答话。

白衣人道：“咱们坐下吃酒，一面审问那被擒之人，不难问出那神秘的首脑人物。”

群豪纷纷入席之后，那白衣人才拔下瓷壶上面的塞子。一股芬芳的酒香之气散播全室。

白衣人替满桌人各斟了一杯酒，道：“诸位嗜老夫自酿这雪里红，味道如何？”

群豪端起桌上酒杯，干了一杯，果觉气味芬芳，从未饮过，齐声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。”

白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这雪里红饮起来，虽然甜香可口，但后力强劲，诸位如是不善饮酒之人，那就少吃一杯，免得酒醉误事，也许今夜之中，咱们还得有一场恶斗。”

容哥儿也干了一杯，心中暗暗忖道：看来这白衣人似是已经胸有成竹，这些人名义上来此聚会，共商大局，其实，只怕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

除了那白衣人之外，全场中人，一直都很少讲话。

白衣人又提起酒壶，替每人斟了一杯酒，接道：“诸位再干这一杯如何？”

那酒味香甜，群豪大都很想再饮用一杯，但那白衣人敬了群豪一杯之后，却是不肯再替群豪斟酒，大家只好空杯以待，直等他倒了第二杯酒，群豪中几个嗜酒之人，已然迫不及待的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容哥儿不善饮酒，又听那人再三说明此酒厉害非凡，端起酒杯，饮了半杯，不敢再饮。

白衣人提起酒壶，似想再替群豪斟满一杯，但又有些舍不得，提着酒壶，犹豫不决。

容哥儿暗道：这人当真是小气得很，这些人中，有四人是他义结金兰的兄弟，两个是他专程派人邀约而来，他竟然对一杯水酒，这等吝惜。

忖思之间，突然一阵步履之声传来，两个灰衣大汉，押着一个全身黑色劲装的中年大汉，大步行了进来。

两个灰衣大汉欠身说道：“禀告谷主，生擒强敌一名，恭候谷主发落。”

白衣人目光一掠那黑衣人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只问三句话，你要据实回答，如有一句虚言，当心皮肉吃苦。”那大汉神色严肃，望了那白衣人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白衣人借机放下酒壶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奉何人之命而来？”

那中年大汉冷笑一声，默不作声。

白衣人道：“好！第一句你就不回答，那是自找苦吃了，怨不得老夫……”

话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斩下他左手食、中二指。”

左面那灰衣人应了一声，拔出一把匕首，抓起那大汉左手，举起匕首一挥，那食、中二指应手而落。

白衣人道：“第二句话，你如仍不回答，老夫就不会这般轻易对你了。”

那黑衣大汉被斩了两个手指，竟是一声未哼，生似那两个指头，不是他手上长的一般，这等镇静，坚忍工夫，使全桌群豪无不暗生震骇。

白衣人道：“听清楚老夫第二句问话！”

那黑衣大汉仍是默不作声，冷冷的扫掠了室中群豪一眼，断指处，血如雨滴，却不见他一皱眉头。

白衣人道：“你们首脑姓名？是男是女？”那黑衣人淡然一笑，仍不答话。

这时，不但室中群豪为之一呆，就是那白衣人，也为之怔在当地。

这黑衣大汉并无出奇之处，但他能视断指有若无睹，也还罢了，立时之下，白衣人又将更为残酷之法，加诸到他的身上，他仍是那般沉着，不但使人惊奇，而有些不可思议了。

白衣人怔了一怔之后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斩下他一只左腿！”

这等残人肢体之刑，太过残忍，只听室中群豪，无不皱眉，但那黑衣人却仍是无动于衷。

右侧那灰衣大汉，突然一伸手，抓起了那黑衣大汉的左腿。

容哥儿双目盯注在那黑衣大汉脸上，只见他毫无惊惧之色，心中大感奇怪，眼看那灰衣大汉手中的兵刃，已向那黑衣大汉腿上斩去，立时一抬右腕，快速绝伦的拔出长剑。

但见寒光一闪，咣的一声击落那灰衣人手中的兵刃。

白衣人目光转注到容哥儿的脸上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好快的剑招！”

容哥儿道：“老前辈不要误会，晚辈有下情奉告。”

白衣人一脸冷肃之色，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事出常情之外，其间必有可疑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有什么可疑之处，愿闻阁下高见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一个人不论内功如何深厚，但也不能不知断指之疼，何况这黑衣人的武功，还难当得高强之称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只此而已吗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因此，晚辈认为他能忍受断指之疼，必有内情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什么内情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也许他早已肢体麻木，不知疼痛了。”

白衣人点点头，道：“高见过人，老夫十分敬服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但眼下要如何才能问出内情？”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，只因我救了这黑衣人，倒替自己招惹来一身麻烦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应道：“除非能先使他恢复清明，知觉痛苦。”

白衣人举手对两个灰衣人一挥，道：“带他下去。”

两个灰衣人欠身，带着那黑衣大汉离开石室。

白衣人目光扫掠了群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二弟，你一生习读医书，深知用毒之道，看那人是否为毒药之迷，竟不知肢体被残之疼？”

一个胸垂花白长发的青衣人，急急站了起来，道：“看他神情，不似药物所迷，纵然为药物控制，亦必是一种很缓

慢的毒药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可有方法查出来吗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这个小弟瞧过之后，才能确定。”

白衣人一挥手，道：“好！你去瞧瞧。”青衣老人应了一声，大步而出。

白衣人目光转注到容哥儿的脸上道：“你适才拔剑手法，快速绝伦，武林中很少见到，必是大有来历之人，不知可否见告出身门派？”

容哥儿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晚辈适才所言，句句实话。”

白衣人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是执意不肯说出身世来历，我亦是有办法瞧出你的出身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接道：“老四，夺下这位容相公的佩剑。”

容哥儿已把至尊剑藏入怀中，那宝刃短小，藏在身上，也不易瞧得出来，身上所佩长剑，乃从赵家堡中带来的一把普通兵刃。

只见那樵夫霍然站起，身子一转，右手挥出，直向容哥儿剑把抓去。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我如不让他们取出佩剑，只怕难免要闹出不欢之事，不如忍上一忍了。

心念一转，肃立不动。

那樵子右手探去，轻轻易易的抓住容哥儿的剑把，呛的一声，长剑出鞘。

白衣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阁下倒是沉着得很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在下心中一片坦荡，自然沉着得很了。”

白衣人不答复容哥儿的问话，却望着那樵子说道：“点他穴道，看他还不还手。”

这时，在座的王子方、赵天霄、田文秀只瞧得个个大感

不安，只觉此事误会已成，一时间是想不出排解之法。那樵子应声出手，一指疾向容哥儿前胸点了过去。

容哥儿身子一侧，身未离位的避开一击，道：“老前辈既已对在下生出怀疑，在下亦不便在此停留了，就此别过。”抱拳一揖，离座向室外行去。

白衣人右手一扬，道：“老五，挡住他！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那头戴瓜皮小帽，枯瘦如柴的矮子，已然挡在门口。

容哥儿一耸剑眉，停下了脚步。

王子方低声说道：“赵堡主，你得出面排解一下，不能出了事情。”

赵天霄缓缓站起身子，抱拳对那白衣人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请暂息雷霆之怒，听晚辈一言如何？”

白衣人冷漠的说道：“这人是给你带来此地，对老夫如此倨傲，老夫不怪罪于你，也就是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这位容兄，千里赶来，旨在相助那王兄夺镖，他少不更事，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有开罪老前辈之处，亦望老前辈赐予谅解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进入我雪谷之人，岂能说去就去，此事不用你管了。”

王子方接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白衣人接道：“老夫虽已埋首雪谷，隐居了二十余年，但脾气却是丝毫未改，王镖头最好是不管闲事。”

王子方仍待开口，容哥儿已抢先说道：“此事和王老前辈无关，你不用管了。”

目光转到那白衣人的脸上，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是束手就缚呢？还是要我们动手？”

容哥儿心头火起，怒声说道：“在下不愿束手就缚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老五，点他穴道。”

那头戴瓜皮帽的瘦矮子，应声出手，一指向容哥儿的前胸点去。

容哥儿一闪身，避了开去，却未还手。

那瘦矮子道：“好身法。”左手一抬，食、中二指点向容哥儿的右脉。

容哥儿怒声喝道：“逼我反击了！”右手一抬反向那矮子手腕抓去。

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。

王子方呆在当地，看两人搏斗十分凶恶，心中大为不安，忖道：万一那容哥儿败下阵来，我是否该出手助他呢？

他老于江湖事故，已知今日之事，容哥儿绝无饶胜之理，纵然能够胜得这矮子，那白衣人绝不会就此罢手，除非容哥儿能够一气打败目下所有高人，绝难安然离此。

激斗中，突然那矮子大喝一声“小心了”，拳势突然一变，右拳左指，攻势更见猛恶。

容哥儿施展突穴斩脉的手法，迫得那矮子半途收招。

是故，看起来，那矮子攻势虽然凌厉无匹，但却是有惊无险。

王子方低声对赵天霄道：“赵堡主，这样缠斗下去，终非了事，总该想个法子才是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事出意外，一时间在下亦无良策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如果容哥儿受伤被擒，难道赵堡主你也不管吗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到那时候再说吧。”

就在两人谈说两句话的工夫，场中已有了剧激的变化。

那瘦矮子连攻了数十招，始终不能伤到容哥儿，不禁心中大急，招数一变攻势更猛恶，重重掌影指风，直向容哥儿压击下来。容哥儿登时被迫得险象环生。

王子方目睹容哥儿避开那矮子几招猛攻，且都是在间不容发死亡，一瞬之间，心中大是担忧，那矮子攻势愈来愈强，手法也愈见恶毒，这孩子如是再不肯施下毒手反击，身法虽妙，也无法避开那矮子乱雨飞蝗一般的连锁攻势。

唉！当真是少不更事，这等险恶局势之下，生死须臾之间，还要保持什么风度。

正自担心间，突然一声闷哼传了过来。两个缠斗的人影，突然分开。

这一招交接快速，室中群豪大都未看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只见容哥儿一抱拳，道：“承让了。”

灯火下只见那矮子面红耳赤，默然不响的退到一侧。

白衣人突然纵声而笑，道：“果是英雄出少年，老夫亲自来领教几招。”

左手一按桌面，呼的一声，身子直飞过来，脚落实地，刚好站在了那矮子腾出的位子上，冷冷接道：“少年人有此武功，当真是可喜可贺，如若你能再接我十招，就可以离开此地了。”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接你十招，大概是不会有困难，当下一挺胸，道：“老前辈一定要仲量一下晚辈的武功，晚辈只好舍命奉陪了。”白衣人不再多言，右手一扬，拍出一掌。

容哥儿右掌推出，硬挡一击。

两股强猛的掌力一触，容哥儿忽觉一股寒意透体而入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

白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夫的掌力如何？”

容哥儿怒道：“十分阴险恶毒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骂的好。”呼的一掌，又劈过来一掌。

容哥儿知他掌力之中，暗蕴奇寒，不敢再硬接他的掌势，横跨三尺，避开一击。

白衣人陡然欺进，双掌一齐拍出，右掌挡住了容哥儿闪避之路，左掌却攻向容哥儿的前胸要害。

原来容哥儿已经退到了紧临木桌之旁，左面退避之路被封，右手已近席位，已是无可再让，除了硬接这一掌之外，已无别的办法，只好力贯右手，迎出一掌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了一阵蓬然大震，容哥儿全身一阵颤抖，伸手抓住了桌子，才算把身体稳住。

王子方大吃一惊，顾不得激怒那白衣人，霍然站起身子，扶住了容哥儿道：“你的伤很严重吗？”

容哥儿嘴角泛现出一股凄凉的笑意，道：“我冷得很。”

王子方伸出右手，抓住了容哥儿的左手，微觉有点冷意之外，别无不同之处。

但见容哥儿闭上双目，腾齿打颤；不停的喊道：“好冷啊！好冷啊！”

王子方缓缓抬头望了那白衣人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他伤得很重，可有解寒之药？”

白衣人摇摇头道：“他伤势不重，好好的休息一日，就可复元，不用服解寒之药了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他生性倔强，如非难以忍受，绝不会呻吟出声，老前辈旨在教训于他，如今他身受重伤，教训的目的已达，还望老前辈念他年幼无知，饶他一次。”

白衣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王总镖头，可知他详细来历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虽非详知他的身世来历，但他绝非我们敌对之人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在未能了然他出身之前，只好先委曲他一下了，王总镖头，不用再说了。”

田文秀大步走了过来，一把抓住王子方的右手，说道：“白老前辈说的不错，王镖头不用再管容哥儿的事了。”王子方转头望了田文秀一眼，缓缓放下了容哥儿，退回原位。

这时，容哥儿仍然全身打颤，腾齿相击，拍拍作响。

但却已不闻呼吸之声。

只见那白衣人举手拍了两掌，两个佩带兵刃的灰衣大汉，鱼贯行了进来。

白衣人一指容哥儿道：“把此人送冰牢之中，好好看管，但却不能伤了他的性命。”

两个灰衣大汉应了一声，抬起容哥儿，出了石室。

白衣人望了赵天霄一眼，道：“我记得曾要你召集西北道上武林人物，集会赵家堡中，可曾召集了吗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一因时间太过匆促，而来敌势力过强，一般武林同道，难以派上用场，因此，晚辈只在暗中召请了部份人手，悄然集聚于赵家堡中，听候遣差。”

白衣人目光转动，望了那两个青衣老人和樵夫一眼，道：“为了西北武林道上宁静，为了咱们五兄弟的威名，为兄的决定重出江湖一次，不知四位贤弟的意下如何？”

那樵夫、矮子，和一青衣人，齐齐欠声说道：“大哥决定，我等是无不遵从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二位贤弟既然都无意见，咱们就这样决定

了，我已早和老二谈过，不用等他了……”目光转到申、郭两人脸上，道：“两位是否愿意出山，悉凭自决，兄弟是绝不勉强。”

那姓申的蓝衫老人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要和郭兄商量一番，才可决定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两位恭请尊便。”

那蓝衫老人，目光转注到驼背布衣人的身上，暗施传音之术说道：“大光兄，此刻咱们可是个生死同命之局，必得行动一致才行。”

那驼背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子奇兄说的不错。”

申子奇又用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雪雕白英，一向是任性自负，虽然隐居了二十年，但我看他那躁急之性，是丝毫未变，咱们如不应允出山，今日只怕是难有善果。”

郭大光笑道：“一切申兄作主，兄弟一切听命就是。”

申子奇目光转到那白衣人的身上，道：“好！咱们愿助白兄一臂之力。”

白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此事关系着我们西北武林道的兴衰，并非我太白五兄弟的私事。”

申子奇道：“西北道上，自太白五侠出道后，还有何人，掩过你们五侠之名，你们太白，也就代表了西北数省武林同道了。”

白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那花白长髯的青衣老人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那白衣人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老二，情形如何？可找出一点头绪吗？”

这花白青衣人，乃太白五侠中的老二，名叫连三少，不

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极善医道。

只见他摇摇头，道：“有负大哥厚望，那人不是药物所伤。”

白衣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不错吗？”

连三少道：“小弟已细心查看过了，十九不会有错。”

白衣人仰起脸来，缓缓说道：“一个不知切肤斩肢之痛，不是药物逃去神志，使其忘了痛苦，竟能行若无事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了。”

连三少道：“小弟亦觉得奇怪，诸位请想想看，是否会有有一种武功，使人忘去痛苦。”

白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从未听人说过，练功能把人练得忘去痛苦。”

连三少接道：“如若练一种武功，伤了人某一个地方之后，能使人忘了痛苦，是否有可能？”

白衣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也许可能了。”

连三少道：“一个好好的人，不论他武功如何高强，纵然能够强自忍受那断肢切肤之疼，但神情之间，亦必将流现出痛苦之色，但那人却是不见痛苦之情。”

郭大光突然接口说道：“白兄，连兄谈起此事，兄弟也想起一件事来。”

连三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大光道：“兄弟在长安城中，夜觅敌迹，无意中瞧到了一场很激烈的恶斗，双方各有十余人，分对恶战，有一方曾被杀伤甚多，斩肢、断臂，但却始终不闻人声惨呼呻吟，仍然挥动着兵刃，苦战不休，除非是伤中要害而死，兄弟走了数十年的江湖，可是从未见那等亡命栗悍的打法……”

那白衣人似乎听得十分用心，接道：“以后呢？哪面胜

了？”

郭大光道：“他们大都穿着夜行衣服，在下也无法分辨出双方的人手区别，暗中瞧了一阵之后，起身而去。”

申子奇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怎么？你没有瞧他们分出胜败吗？”

郭大光道：“没有，那是一场武林中从未见过的惨烈的恶斗，看得人触目惊心，大感不忍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在长安城中，有两股各具庞大实力的神秘集团在冲突缠斗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万上门和另外神秘人物，在暗中冲突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诸位之中可有人见过那万上门主吗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晚辈见过一次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他形貌如何？是男是女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他出现白烟弥漫之中，若隐若现，使人见过之后，印象仍很模糊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难道你记不起一点特征吗？”

田文秀插口说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有一个人见过那万上门主的真面目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田文秀道：“容哥儿，被老前辈寒冰掌所伤的人。”

王子方暗道：“这田少堡主果然聪明，他并不求他放人，但却在重要当口，很自然接一句话，却是力量很大。”

白衣人一耸两道白眉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晓得？”

田文秀道：“他亲口告诉在下，见过那万上门主。”

白衣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那人来历不明，说的话岂可听信。”